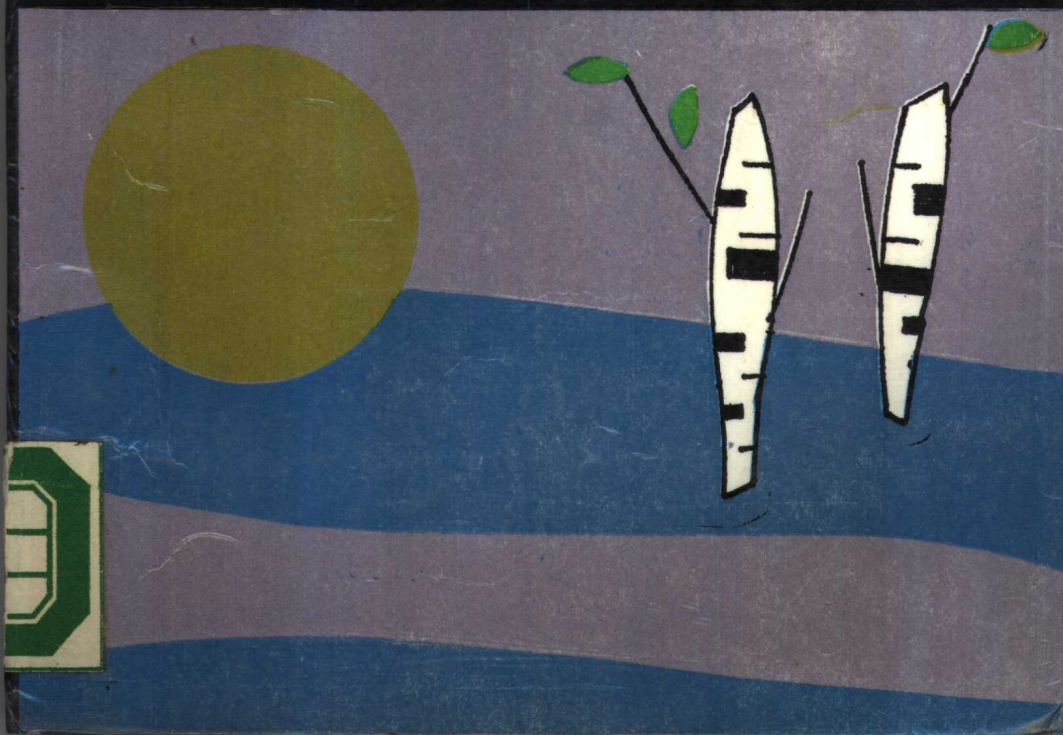


新时期争鸣作品丛书

贞女

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室选编
时代文艺出版社

1986 年年编 上



贞 女

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室选编

贞 女 ZHENNU

中国作家协会创研室编

责任编辑：张秀枫

封面设计：王笠君

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13.375印张 270,000字
(长春市斯大林大街102号) 1988年6月第1版 1988年6月第1次印刷
长春科技印刷厂印刷 印数：1—37,600册
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定价：3.75元

出版说明

新时期以来的文坛十年，充满了朝气和活力。一些作品，往往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，存在着争议。这是一种正常、自然的现象。不同意见的争鸣，是创作发展的一股推动力。为了进一步活跃创作和评论，也为了给文学研究和教学提供较为完整的有关资料，我们组织选编了这套争鸣作品丛书。我们已从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四年的大批争鸣作品中，精选出中篇小说集五部，短篇小说集两部。从一九八五年开始，我们每年从中、短篇小说中编选一部或两部争鸣作品集。一九八五年争鸣作品选集两部已出版。现在又精选了一九八六年争鸣作品选集两部，奉献给读者。这两部选集，仍按作品发表的时序编排，每篇作品都附上了二至三篇有代表性的争鸣文章，以便读者中对作品及其争论焦点有个较为全面的了解。

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室
时代文艺出版社

目 录

贞女 古 华 (1)

《贞女》沉思录 冯立三 (118)

对妇女问题低层次的理解 牛玉秋 (133)

走投无路 谌 容 (139)

首都企业界和文学评论界讨论

谌容新作中篇小说《走投无路》 一 江 (220)

寄同情于功当罪罚者 冯立三 (222)

对《走投无路》的说“长”道“短” ... 溪 清 (226)

一半是火焰，一半是海水 王 朔 (229)

一半是火的阴影，一半是海的沉沙 李复威 (319)

在罪与罚中显示社会心理的深度 曾镇南 (326)

红高粱 莫 言 (335)

随意性与独创性 封秋昌 (413)

赞赏与不赞赏都说 李清泉 (417)

——关于《红高粱》的话

贞 女

——爱鹅滩故事

古 华

第 一 章

横贯中国南部的五岭山脉的北麓，有座壁立千仞、岩飞绝顶的大石山，叫做天碑山。老天之碑，气冲霄汉。天碑山下有个七、八十户人家的村落，叫做爱鹅滩。不用说，村名得自滩名了。说是远古时候，这村落就背负天碑山，面朝爱鹅河。爱鹅即大雁。说是那时节这一带河川水面宽阔，水草丰茂，夏无酷暑，冬无严寒，为南来北往的大雁越冬栖息之地。爱鹅河能放排送木，能扬帆运货，能把巍巍天碑山连同山脚的小小村落，连同蓝莹莹的天、白悠悠的云，都映在水里，也是收容进水里去呢。这一来，爱鹅河似乎比天碑山还气派，还有胆魄和力量。可是不晓得在哪朝哪代，爱鹅河找到了新的出口，改了一道，从天碑山的背后轰轰隆隆、势如崩雪地径直流下去了。简直是一种大自然的背叛，明目张胆的变节。天碑山却不为所动，屹立依旧，也就在爱鹅河面前显示出历史的严峻与稳固。更为令人称奇的是山下那个弹丸之地的小小村落，在世代的风霜、岁月的雨雾中含辛茹苦地存活着，旧的泥墙、木屋老朽

了，倒塌了，又有新的石墙、石屋盖起来，周而复始。大自然的劫难、人世的祸患都没能把它从地上抹掉。都说是仗着天碑山荫庇了它，给了它好地气，好风水。

自从爱鹅河水改了道，便裸露出来一条十几里宽长的干涸河床。满河滩上不再有大雁落脚，而滚着、卧着大大小小、圆圆扁扁、各色各样的鹅卵石。可不要小看了这些其貌不扬的鹅卵石！说不定它们还是大冰河、小冰河时期的遗物呢。比天碑山上下任何一种乔木灌木、花藤草茎、飞禽走兽的祖先们还要古老到哪里去了呢！它们经见过的世面，包藏着的史实，岂止是盘古开天、鸿濛初辟、三皇五帝？不定女娲用它补过天，精卫用它填过海，大禹用它治过水？

然而自古以来，使得爱鹅滩地方久负盛名的，不是这些史前卵石，却是紧挨着山边的一座座贞节牌坊。牌坊为祁阳白石所造，白壁无瑕，四柱落地，石梁横卧，为拱门框架构式，高两丈三丈不等，上刻节妇封号、家室姓氏、生卒年月、敕封年月、立坊年月等等，均为当时官宦、名士手迹。这些素色牌坊有高有矮，有胖有瘦，每座相隔三、五十步不等，共是一十五座。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五朝皆有。一十五座牌坊中，两座最为有名，一是宋太祖御笔题匾，一是大清雍正皇上亲赐封号。其余均依朝代排开，下边青石铺地，两侧条石嵌成矮墙，矮墙下种着女贞，似两队青衣伫立，又似两条翠带环绕，恪守着护卫的职份。当地人俚称为“节妇街”，为天碑山下一大奇观，爱鹅滩畔香火净界。传说大清风流皇帝乾隆私访江南，曾游此地，亲笔写下“文武百官至此下马”八个大字，被乡宦立下碑刻于“节妇街”首，更平添出一种威严、圣洁的气氛。每到年头岁尾，初一、十五，三月清明，便有许多本地乡邻，外州外县父母，领了自己尚未出嫁甚或尚未成年的女儿，来这一座座

牌坊下焚香化纸，跪拜磕头，然后声泪俱下地讲述一个个贞节故事。“节妇街”上，自是香烟缭绕，纸钱纷纷，既肃穆凄楚，又哀怨温柔……

本来作为一项历时一千多年的文化怪迹，历史奇观，“节妇街”的十五座贞节牌坊曾被当作文物，完好保存到了公元一九五八年初。后来五湖四海闹开了破除迷信的“大跃进”运动，新的神话替代了旧的奇迹，天碑山下也砸锅煮铁，发射高产“卫星”；于是“节妇街”上的十五座汉白玉牌坊被一一拆毁，就地建造起一群高高矮矮的土高炉，喷红火，吐黑烟，日夜奋战，将铁锅铁器铸成铁锭，说是可以跃进到一个崭新的极乐世纪。

时至今日——公元一九八三年暮春时节，村里的老辈人对于这一十五座不复存在了的汉白玉牌坊，仍缅怀不已，深为叹息。村里的年青一辈倒有些新见识。他们说：太可惜了！“节妇街”的十五座汉白玉牌坊，连同十五位节妇的哀怨故事，要是完好保存、流传至今，并做出电视广告，说不定也能象埃及的金字塔与狮身人面像、巴比伦的空中花园、古罗马的竞技场、古希腊的神庙、印度尼西亚的婆罗浮屠、柬埔寨的吴哥古刹一样，列为天下奇观呢！那一来，天碑山下、爱鹅滩畔就可开辟成一个游览胜地，吸引无数国内外游客，以及妇女史学者、女权运动家等等，既可为国家赚取外汇，又可为本地搞活经济……因之便有人异想天开地提出，由地方上按人头摊派集资，再向政府申请贷款，先将残存至今、如一群野坟似地长满了蒿草的土高炉彻底清除，重修牌坊，恢复“节妇街”旧貌。况且当年拆毁牌坊，大炼钢铁并没有采用这些汉白玉石料，而用的从山里运来的石灰石。蒿草丛中，乱石堆里，仍可发掘到一块块石碑石柱，断碣残匾来的！真个是天旋地转，人世沧桑，岁月

无常……

下面讲的，便是发生在这古老河滩上的、跟贞节牌坊甚有关连的两则故事：清末一个年少寡妇守节不贞的故事，以及当今一个年青女子不守节倒又甚为贞洁的故事。两个互不相关却交错渗透着某种共通的历史纵深意识的故事，两个一切妇女史学者、女权运动家都应予冷静思考和严肃探讨的故事。

第二章

公元一九八三年。

如今使得爱鹅滩地方名声大振、远近传闻的，是乡人民政府属下、村民委员会承办的“卵石装运公司”。也是该着爱鹅滩地方时来运转。自古以来河滩上的卵石，除了铺路，砌墙，垒井台、田坎，围菜园、场院，搭鸡埘、猪圈，再无别的用场。这些年来却因州府县治百行百业，大兴土木齐奔“四化”，十里宽长的爱鹅滩一时竟成了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石料宝地！大车小斗的卵石运到城市工地，去下基脚，去拌着钢筋混凝土盖高楼大厦，去浇水坝水闸，铺公路铁路，造车马大桥……

“爱鹅滩卵石装运公司”由原先的民办教师、爱读老书的村民委员会主任萧汉楚集股承包。公司下设三个装车组。卵石售出、装车价每卡车五元，挂拖车另加三元。由公司开票揽总。每一车付给装车费三元。萧汉楚及其股东们坐地收钱，当然也还要上税以及付给村委会、乡政府管理费、公益金，加上管理人员开支、关系往来费用等等。都说“卵石公司”开办一年多，萧汉楚已经成了“万元户”。自然是有人啧啧称慕，也有人眼红眼鼓。有些好心的卡车司机则告戒萧汉楚要小心门户和少走夜路。萧汉楚听了哈哈大笑：

“都是哪朝哪代啦？我又不是天罡星杨志，这卵石也不是生辰纲，天碑山附近也没有什么梁山好汉！”

来来去去的卡车司机多了，山坡下、马路边的“夜来香”酒店也生意兴隆了起来。酒店门前有块草坪，草坪边上流着一股活水，傍着活水是一溜苍翠的龙竹，成了卡车司机们停车加水、洗脸擦身的绝好场地。酒店女老板姓姚名桂花，三十挨边年纪，人称“桂花姐”。桂花姐生得个胖子见了喜她苗条、瘦子见了喜她富态的身材，鹅蛋脸盘，黑眉秀眼，一张甜嘴，一口玉齿，从早到晚满面春风，笑笑微微。她日常衣衫件件都显得瘦，把个身子罩得紧紧巴巴的，奶子翘得象黄花女，惹得那些年轻的司机哥哥哟，卡车一到酒店门口就减速，就轻按喇叭，再伸出脑袋去张望两眼桂花姐的芳容。有的则干脆把卡车堵在店门口，喊：

“桂花姐！桂花姐！来客啦！”

“哟！我当是哪个？光嚷嚷，不下车？”

“姐子你陪我喝一壶？”

“店里倒有才出缸的甜水酒，还有鱼皮花生、香干子、卤肚片。”

“嘻嘻，甜水酒不过瘾，嘻嘻……”

“白酒有五粮液、德山大曲。你今天还跑不跑车？”

“大白天不跑车，姐子你给交养路费、交通税？”

“那你还停在这店门口做什么？我连甜水酒都不卖给你！快开了车子走人！”

“拜拜！我是担心你胸面前的一对宝物，会从前襟里蹦出来……”

“滚滚滚！你眼睛打野望，开车不上心，包你陡崖上碰邪神！”

“吴老大又不在屋，跟你讲讲笑，你就咒人？谁不晓得你被人使了‘换郎计’，嫁了个好男人？”

司机一踏油门，卡车冒出一股青烟，放着臭尾，呜呜地开走了。桂花姐站在门口，瞪大了眼睛象在目送着那卡车似的，心里却是恨得牙痒痒的，想哭都哭不起，想骂都骂不出。

俗话说，讲笑莫讲真，讲真挖人心。桂花姐的男人吴老大是本地人，在县运输公司当开车师傅。吴老大生得黑不溜秋，个子比桂花姐还矮半头，年纪却比她大出整整二十岁，跟桂花姐“文革”大武斗中双双遇难的父母正好同年。父母本是县商业局的干部，那年月鬼迷了心窍，为了捍卫这个，保卫那个，当着县城一个大组织的头头……丢下十五岁的桂花姐，成了孤女，街头拾破烂，给人当小保姆，县洗染厂当临时工，县榨糖厂、石灰厂、红砖厂、化肥厂当季节工，不停地变换工种，为的身不露体，肚不受饥。真是孤女弃儿，被生活踢来踢去，被驱赶得一会儿东，一会儿西。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运动时，她已经二十一岁，却仍是蓬头垢面，黄皮寡瘦。街坊邻里发善心，给她做了个介绍，对象是县运输公司一个姓吴的开车师傅，家里倒是上无老，下无小，只是年纪大了几岁。她不愿，洗了头，换了衣，都没肯去见面。后来人家又说，那吴师傅手下有个徒弟叫车杆子的，年纪跟她不相上下，也是上无老，下无小的，过门就当家。她又洗了头，换了衣，去运输公司里见了面，点了头。这下子好了，那一大班子住在贴满了大字报、大横幅、标语口号的院子里的单身司机们，正停工停产，闲着没事干，好说歹说都不放她走了，把她关在一间空屋子里，摆上香茶、花生、糖果，要让她“火线成亲”，替她办“突击式婚礼”！天啊，她都晕了头了，脱不开身，那小师傅倒是粗粗壮壮，长得个忠厚模样……于是这班飞天蜈蚣似的单身汉子们，吆喝

喧天地动了手，抬的抬床铺桌椅布置新房，买的买红纸书写对联，凑的凑份子称糖果、买烟买酒、置锅勺碗盏。连结婚证都是后来补办的。在那突击出来的结婚仪式上，笑啊闹啊，打唢呐啊，放炮仗啊，烟雾腾腾的，她低着头，羞的连新郎公都没敢看一眼。晕天倒地的，她被人推进了香气扑鼻的新房。她一进房，灯就被人扯灭了，门也被人反锁上了，黑古隆冬的，被拖上床，脱了衣服，当了妇人。可又不象当了妇人，只是身上脏了。就象筒木头，象块石头，被人捣腾了一晚……第二天天一放亮，她才傻了，懵了，光着身子睡在身边的，不是那个跟她一般年纪的小师傅，而是又黑又瘦又矮小的吴老大，比她整整大了二十岁的吴老大！她又气又恨，又哭又闹，要跑要逃。可新房的门被人反锁了，窗户上则安着比指头还粗的铁条。再说，她孤身一人，举目无亲，又能跑到哪里去？逃到哪里去？只有死了，一死百了。她被人算计，败了身子，无脸见人。三天三夜，她不吃不喝不起床。新郎吴老大却很有耐心，三天三夜都守在身边，劝她，安慰她，还哭着求她告她，发誓一生一世对她好，供她穿，供她吃，任什么事都依她、顺她，还把两千块钱的银行存折、五百斤全国通用粮票都交给她……她好恨呀，恨死了这个人！她竟咬着牙根狠着心，双手象爪子，发疯似地在这个人身上掐了一把又一把。人家都没还手，也没退避，连痛都没喊。后来，她就疲累了，心也软了。都是命。人都逃不脱命。就象那老辈份的阿妈、阿奶们在伴嫁歌里唱的：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嫁块门板背起走……

荒诞的年代，荒诞的婚事。桂花姐屈服了，就范了。只是吴老大的那个高徒车杆子，自假冒了“新郎”，完了那回“公差”，整整三年都没敢来见小师娘桂花姐的面。说来也奇怪、也可怜，桂花姐自嫁了吴老大这开车师傅，不愁吃，不愁穿，饱了

肚子暖了身，脸色都红润了，头发都青悠了，胸脯都丰满了，整个人都变得体面光鲜了。都说桂花姐二十几岁才长成人，出落得红头花色，黑眉秀眼，谁打了照面都惊讶，都要多看上几眼。桂花姐对自己的老男人也温存、也体贴。只是男人生得矮瘦，年纪上头又差着一大节，于夫妇生活的情份上是个大欠缺。她挺不起肚，生不下子嗣。桂花姐有苦说不出。而吴老大呢，看着女人跟着自己过上了安稳日子，长成了个俊模俏样，不知不觉中就以“衣食父兄”自居，又自得，又犯愁，渐次生出些妒嫉和疑心。有时还搞“突击检查”，动拳头巴掌。女人越漂亮，男人越提防。吴老大仗着在运输公司里人缘好，开车修车的技术高，交朋友又大方厚道，因之桂花姐在单身宿舍里住了六、七年，也没人来撩事，打歪裁主意。不觉的到了一九八二年春上，吴老大开车从老家爱鹅滩过身，听村里人议论起要在河滩开办石料场、卵石公司的事，他当即估量了形势，也是替桂花姐和自己另找了一条生活出路，便利用自己的职业优势，不露声色地以三桌丰盛的酒席花费，买下了山坡下、马路边的两亩乱石荒地，起用河滩上不费钱的鹅卵石，造起一栋两间门面的铺子，水泥瓦盖顶，白灰浆粉墙，三合土打地面，玻璃窗上安着铁条条，楼枕上铺着散出松脂清香的纵木板。不用说，徒弟如半子，在师傅师娘的整个建房工程中，车杆子出了大力气，耗费了心血。看着车杆子没日没夜地东装西运、加班加点的样子，真比替自家办事还火燎火急。铺子盖好后，吴老大又去县里给自己女人弄来一个待业青年的营业执照，可以免税三年哩。而后师徒两个又双双开车，运来烟酒糖果、油盐酱醋、日用小百货等等，办起了天碑山下、爱鹅滩头的第一家店子：商店加小酒店。开张发市那一天，吴老大就在小酒店摆了五席酒，把县公司要好的朋友和乡里村里的头面人物都请了。

炮竹声中，读过老书、写得一手好翰墨的大队干部萧汉楚，喝得半醉时，给取下了一个名字：“夜来香酒店”。

第 三 章

大清光绪年间。也是天碑山下，也是爱鹅滩头。

滩边路边，村头井畔，四处绿树葱郁。绿荫下，却是一个花花斑斑的卵石世界；大路小路，卵石铺成；田塍土塍，卵石垒成；高墙矮墙，卵石砌成。卵石和上三合土，打屋脚，砌屋墙，经得起几百年的风雨吹打，霜冻雪压。泼上桐油都烧不着，枪子儿射在上面，也只能留下些白点点。又因卵石的大小、形状不一，颜色各别，所以路上、墙上，又会形成各式各样的图案、图象，煞是好看。外路人来到这里，无不为卵石又坚硬又厚重的用处惊叹不已。真是百物百用，不可小看。

爱鹅滩地方七、八十伙人家，萧吴二姓为主，其余杂姓不多。便是本地自古以来最是引为骄傲的一条“节妇街”，一十五座汉白玉贞节牌坊，也皆为萧吴二姓所有。且村里人都遵从着祖上传下的好生了得的规矩：童稚不得在“节妇街”上追逐，女儿不得在“节妇街”上赤足，四眼婆^①不得在“节妇街”上逗留，醉汉不得在“节妇街”上撒野，担肥运粪者不得在“节妇街”上过街，猪牛六畜不得在“节妇街”上进出……“节妇街”由萧吴二姓祠堂着专人照理，亦由二姓祠堂出资修护。亵渎牌坊，污损街面，为地方大罪，由两姓族长商议惩罚，轻则罚银子若干，或处敬香一年，扫街一年，重则开祠堂门，或抄家，或罩王桶，敲锣游街，或杖责大板，皮开肉绽，还有呈报

^① 乡人俚称孕妇为“四眼婆”，喻不祥之物。

县治州府处以极刑——负石沉塘的。

又说十五座汉白玉贞节牌坊，萧姓门下九座，吴姓门下六座。为这事，两姓两族间都憋着暗劲，想法设法要赛过对方、压住对方。还遗下了世代不和，酿成些拳脚械斗、人命官司。眼下，从牌坊数量上看，萧姓明显占着上风。可吴姓说，他们族中的六座牌坊，有两座是皇帝老子御笔敕造的！而且最早的一座——唐开元初年所建牌坊，属吴姓节妇；再者这十五位节妇中最年少的一位——二十二岁守节到老的，也是吴姓节妇！都进得仇十洲所著《绣像列女传》，宋人所绘《二十四孝图》呢。

萧吴两族两姓间的此种明争暗斗，已经把目标放在了第十六位节妇身上。“节妇街”上的第十六座汉白玉牌坊由谁建造？

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。看来萧姓祖坟冒气，又要占着上风。因为萧姓族首——萧四太爷家年方十九岁的儿媳又明志守节！这儿媳姓杨名青玉，出身贫寒。丈夫三岁那年，她已九岁，即被萧四太爷家收为儿媳，哄着“弟弟”度日。青玉十五、六岁时，已经初知人事，爱红脸，爱心慌，怕见陌生男人，每月身子要发一回“小病”。她出落得象棵香葱，水灵鲜嫩。白日里爱偷听大人们的那些粗鄙话语，夜晚爱窃听窗外边飘进来的野歌野调。可“弟弟”却屁事不懂。每天晚上睡一个床上，爬在她身边，象头小蠢猪，还尿床。她盼着“弟弟”快长高，快长大，懂得人家夫妇都懂得的那些事。什么事？青玉只是乱想望，心里只是一片模糊。家里大人们讲笑话，倒说过，人大了，自然就会，不用请师傅。

“十八满姑嫁小郎，小郎夜夜尿湿床，睡到半夜摸奶吃，我是你媳妇不是你娘！”

“大媳妇，小丈夫，媳妇大了奶突突，丈夫小了只爱哭！

要你要，用爪抓，要你摸，用拳打！要你学个男人样，你爬在枕边打呼呼……”

春天，夏天，大凡那些有月亮的晚上，就会有人隔了高院墙，对着她窗口唱夜歌子。青玉听着这夜歌子，就心慌，就恼恨，就紧紧抱住只晓得打呼呼的“弟弟”。她不是怕丢去了弟弟，而是怕自己做梦，被那歌声引了去，去做那件顶顶羞人的事……只有“弟弟”是自己的，“弟弟”是丈夫。弟弟长成了人家男人那样的身骨，青玉不会嫌你粗，不会嫌你鲁。青玉给你留着个白白嫩嫩的好身子。青玉会懂得一个女人，该怎么伺候好自己的男人。

天人吉相。苦人苦命。青玉好不容易盼到“弟弟”长到了十三岁。自己也长到了十九岁，她越来越喜欢自己的“小丈夫”。她一早一晚都给屋里的观音娘娘上供，烧香，磕头，求菩萨娘娘保佑自己的小丈夫长成一副好身骨，自己早生育。可是十三岁的丈夫还没出疹子。出了疹子才算得一条命啊。偏偏在这年冬下，天寒地冻的，丈夫忽然咳嗽，发烧，流清鼻涕，不思饮食。起初，家里人都以为“弟弟”伤了风，受了寒，一碗红姜滚茶，两剂中药表表汗，就会好转的。可是红姜茶、两罐中药，都先后捏着“弟弟”的鼻子灌了下去，“弟弟”却仍是高烧不退，神志不清。直到“弟弟”的颈上、手上冒出了红点点，萧四太爷和四娘才想起，宝贝儿子是出疹子！一家上下乱了手脚，先是把“弟弟”用小棉被包了个严严实实，再把“弟弟”和青玉都锁在了睡屋里，睡屋里唯一的一扇小窗眼也堵严了，不让“弟弟”见风见光哩！紧接着发轿子去请郎中，请巫师道婆，买羚羊角……可是郎中巫师，道法使尽，~~救不住弟弟的性命。~~

萧家大屋，举家恸哭。青玉更是戴了重孝，哭的死去活来。

来。因是少年夭折，没办大丧。过了七九，青玉除了重孝。萧四太爷把她父亲——一个穷山沟沟里的落魄秀才请了来，坐在正厅上，让青玉立书明志。一是由她父亲领了回去，许其另嫁；二是留在萧家大屋，为亡夫尽妇道，守贞节。好在父亲已经先跟青玉见过一面，把得失利害跟她讲得明白，回穷山沟老家去，母亲早过世，丢下弟妹一大班，少不了破衣烂衫，忍饥受冻；留在萧家大屋守节，一辈子衣食无忧，冷暖不愁，还可成为节妇，立下牌坊，流芳千古……青玉已经到了懂得人情世态的年纪，老家的贫寒饥荒，父辈的殷殷企望，使她选择了后者。她双膝跪在一方草圈上，对着自己的老父，对着家公家婆，对着萧家大屋的祖宗牌位，行了九拜大礼，立志守节。

“萧姓媳妇杨氏，十九岁上守节，奔‘节妇街’第十六座汉白玉牌坊！”

这立即成了爱鹅滩地方家家传讲、户户赞誉的话题。萧姓祠堂大门洞开，族主萧四太爷领着男妇人丁，依着长幼辈份，依次给列祖列宗上了高香，点了红烛，行了大礼。祖宗功德，荫庇后人。萧四太爷还赏给住祠堂的人家一两银子。这家汉子会意，立即买来一封两千响的鞭炮，在祠堂门前炸开，平添了一种吉庆气氛，过后，萧四太爷还在家里摆了酒席，宴请远近亲朋。

无形中，天碑山下，爱鹅滩地方，萧姓长了威风，吴姓短了志气。吴姓族中，自有一班不肖子孙，传扬出来一些流言蜚语：

“等着吧！爱鹅河水还改道呢。”

“萧家小媳妇，我在萧家大屋楼门口看到过，好一个美人胎子哩！”

“就你见过？她领着小丈夫在井边玩耍，我还跟她搭过话